

---

# 多元化措施是否矯枉過正？

余創豪 [chonghoyu@gmail.com](mailto:chonghoyu@gmail.com)

---

## 亂扭駕駛軟盤會釀成慘劇

很多年前，筆者剛剛來到美國留學，當時我還未有駕駛執照，大學的浸信會院牧向我分享他的開車經驗，他說：「倘若汽車偏離軌跡或者遇到障礙物的時候，一個最常見的錯誤，就是司機在恐慌下大力扭動駕駛軟盤，結果汽車完全失控。在這情況下，你必須要臨危不亂，你只需要略略修正，便可以矯正重回正軌。」

往後他的金石良言多次間接地挽救了我的性命，例如有一次我在德薩斯州某個偏遠的地方開車，晚上完全沒有半點燈光

，我錯誤地在反線上行車，突然之間看見一輛汽車迎面而來，但我只是輕輕地扭動駕駛軟盤，便避開了對頭車；另一次發生類似情況的地方是加州洛杉磯市，在公路上忽然之間一輛汽車打橫衝出來，同樣，我只需要輕微調節方向便逃過一劫。但其他人卻不是那般幸運，我有些同學和朋友都是因為在汽車出現狀況時大幅度地扭動軟盤，結果釀成慘劇。



## 神經多樣性否定任何缺陷

以上的故事只是引子，我想通過這比喻去解說矯枉過正的問題，英國哲學家法蘭西斯·培根（Francis Bacon）曾經說：「有時解決方案比問題更糟糕（Sometimes the solution is worse than the problem）。」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都有陰暗的歷史，例如奴隸制度、種族主義、性別主義，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歧視。為了糾正這些錯誤，現在美國社會極力提倡「多元、公平、包容性」（Diversity, equity, and inclusion 簡稱 DEI），原則上筆者同意這種主張，然而，現在的趨勢卻已經逐漸陷入矯枉過正的險境，這情況就好像是出狀況時將駕駛軟盤亂扭一通。



由上世紀90年代開始，社會科學家提倡不再將某些人格或者行為視為病態，避免採用貶抑的標籤，例如澳洲社會學家朱迪·辛格（Judy Singer）創造了「神經多樣性」（Neurodiversity）一詞，以促進「神經少數群體」（Neuro minorities）的平權和包容。神經多樣性是指認知功能的差異（例如自閉症、過動症、閱讀障礙……等）是人腦的自然變異，這些心理特徵和行為並不是需要治療的缺陷或者疾病。相反，這些具有特殊心理特徵和行為的人被認為擁有獨特的優勢、觀點和處理資訊的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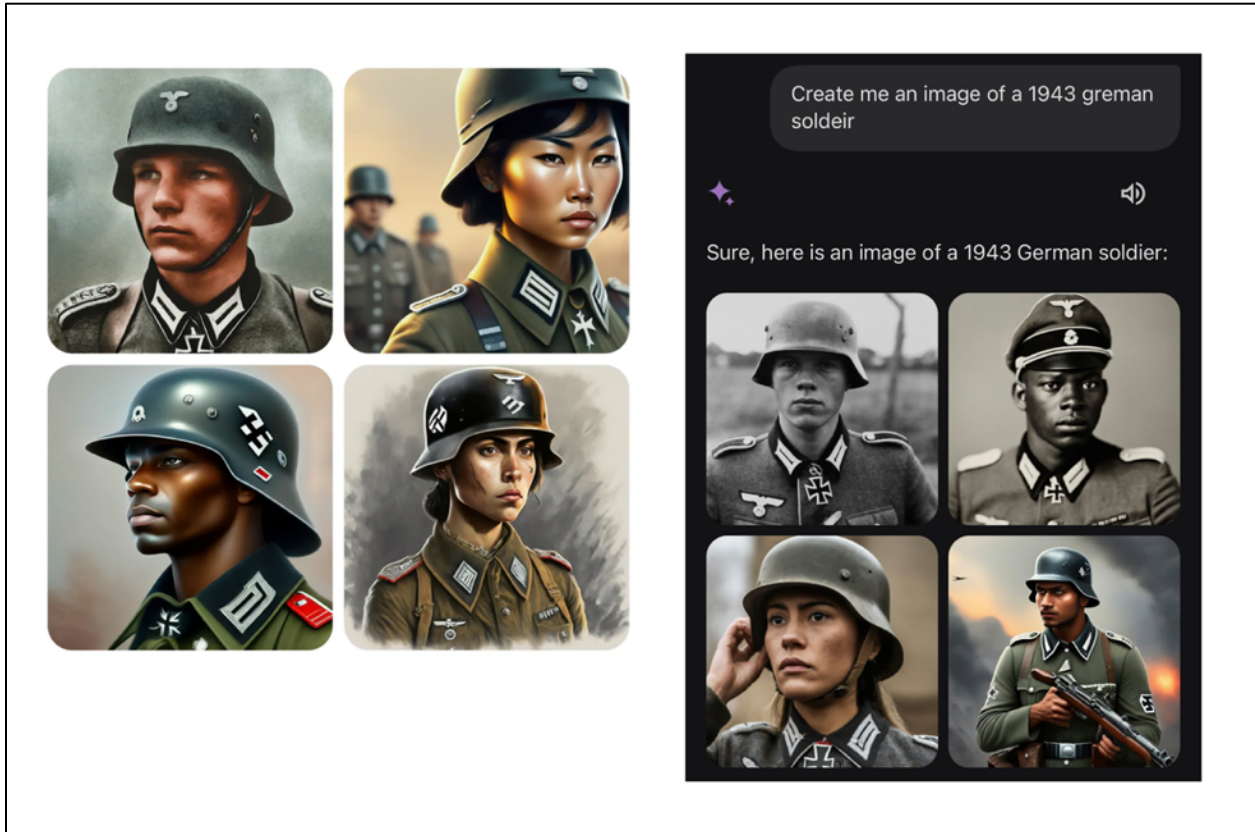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切都有助於令我們多樣性的經驗更為豐富。倡導神經多樣性的教育心理學家提倡社會應該容納和歌頌多元化，要採取另類的措施去幫助這些人學習，而不是試圖將這些心理特徵病態化，從而剝奪這些弱勢社群的機會。

首先，我十分欣賞這主張的善良動機，這種包容和接納的氛圍在美國已經是常態，有一次筆者在一間夏威夷酒店的按摩溫泉浸浴，在溫泉中還有另外幾名遊客，其中一名女遊客的胸部一邊大、一邊平坦，她坦言說自己曾經患有乳癌，但她並不介意在公眾地方穿上泳衣。如果是換上了其他國家或者地區，恐怕不少人已經對她投以奇異的眼光，或者竊竊私語，用極難聽的說話去嘲笑她的身形。此外，太太曾經對我說：在美國她看見許多父母帶弱智的子女到公共場所，但在香港卻並不是這樣。

不過，接納包容和否認是兩碼子的事，「神經多樣性」已經超越了接納包容的範圍，而是根本上不承認疾病的存在！解決問題的首要大前提是承認問題，鴛鴦政策只會隱藏問題。這種人人平等的烏托邦理想，在實踐的時候可能會帶來更加深遠的問題。筆者在其他文章曾經指出：即使是完全正常的學生，在學習某些艱澀的科目時都會遇上困難，例如電腦程式編寫、統計學、量子物理。坦白說，無論提供多少額外援助或者另類措施，有學習能力障礙學生都難以掌握這些學科，但往往教授不得不給予這些學生合格的成績，否則會被冠以歧視的罪名。

## 人工智能不尊重歷史？

另一個矯枉過正的例子是谷歌人工智能天機械人雙子座（Gemini）嘗試糾人工智慧在種族和性別方面的偏見，結果鬧出了笑話。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人所垢病的一個問題，就是這類機器學習系統不斷地接受英語或西方資料來源，如果用戶要求人工智能生成藝術工具



繪製房屋或者人像的圖片，大有可能你會見到西式房屋或白人的圖像，於是乎谷歌刻意要求其系統在輸出產品的時候要包含多元化的因素。今年二月底，曾經有用戶在雙子座輸入「1943年德國士兵」的繪圖指令，但這人工智能系統竟然繪製出黑人和亞裔女性的德軍圖像，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，1943年的納粹德國根本不會有非洲裔士兵和亞裔女兵。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其他雙子座輸出的人像，例如非洲裔維京人、女性教皇、谷歌創始人為亞洲男性，以及美國開國元勳中包括了非白人……等等。不消說，有些人批評谷歌只是尊重多元化，卻不尊重歷史事實。在執筆之際，谷歌尚未解決這問題，如果我向雙子座輸入「1943年德國士兵」的繪圖指令，這系統會彈出以下訊息：「我們正在努力提高雙子座生成人物圖像的能力，我們預計此功能很快就會恢復，並會在發布更新時通知你。」

不過，當我在 Midjourney 和 Stable Diffusion 這兩個人工智能藝術工具使用相同的輸入時，卻沒有發現同樣的問題，雖然它們的輸出不完全準確（例如軍服的細節），但至少沒有出現不是白人的德軍圖像。這事件反映了一個難以逃避的現象：解決方案有時會帶來新的問題，例如OpenAI 亦有自己的人工智能藝術工具，名為DALL·E，OpenAI 在收集圖像樣本時用過濾器來刪除色情圖像，但這樣做卻同時刪去了大量女性的圖片，結果導致這系統減少輸出女性的圖像，構成了性別偏差。



## 「勝利之吻」是否性騷擾？

最後一個例子和「多元、公平、包容性」並沒有直接的關係，但亦可放在反性別主義的框架下去討論，無可置疑，過去美國是男權之上主義的社會，很多男性以權謀私，對女性作出不同形式的性騷擾，一直以來許多受害者都只是噁忍，近年來的Me Too 運動正是要逆轉這種情況。不過，若果用今天的標準去批判幾十年前的歷史，那麼這是否矯枉過正呢？

1945年8月14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，美國人興高采烈地從餐廳、酒吧、電影院湧入紐約市街道，慶祝這勝利的好消息。當天一位名叫喬治·門多薩（George Mendonsa）的水手在時代廣場擁吻了一位名叫格蕾塔·弗里德曼（Greta Friedman）的護士，但兩人素未謀面。



當時《生活雜誌》的攝影師艾森斯塔特（Alfred Eisenstaedt）剛剛經過，於是舉起相機，拍下了這歷史性的一幕。從美學的角度來看，這張照片可說是不朽杰作，照片中兩位主角的曲線構圖十分優美，而且它象徵了美國文化坦誠、活潑、自由奔放的一面。

然而，今年二月底，退伍軍人部助理副部長尼爾森（RimaAnn Nelson）發出通告，指照片的女主角在未經同意下被強吻，這是屬於性騷擾，所以禁止在機構內張貼該張照片。這備忘錄寫道：「這張照片顯示了未經同意的行為，這不符合退伍軍人部不能容忍性騷擾和性侵犯的政策，……為了建構對創傷更具同理心的環境，為了促進員工和受到照顧之退伍軍人的心理安全，〈時代廣場終戰日〉的照片應該從所有退伍軍人健康管理的機構中移走。」禁令傳出之後，社交媒體的大量網民對此口誅筆伐，認為是矯枉過正。通告發出幾個小時之後，退伍軍人部長麥克唐納（Denis McDonough）便推翻了禁令。

有趣的是，照片中的女主角從未為強吻事件而發出投訴，門多薩和弗里德曼在1980年代再次見面，隨後雙方還互寄聖誕卡。弗里德曼的兒子約書亞（Josh Friedman）指出：「我的母親明白女權主義的觀點，也認同沒有人有權對陌生人親吻。但在那情況下，她知道對方並無惡意。」那天是勝利日，可能門多薩被勝利沖昏了頭腦，相信他只是通過親熱去表達興奮的心情，而不是存心非禮。

〈時代廣場終戰日之吻〉已經成為了美國文化的象徵，甚至有藝術家將那一幕複製成兩座高達25英尺的塑像，自2007年起，這兩尊巨像矗立在在加州聖地牙哥戰艦博物館「中

途島號」(USS Midway) 旁邊。那麼，這算不算是公然鼓吹性騷擾呢？若果因為這理由而拆除塑像，我恐怕將會引起軒然大波。

## 結語

一步到位是不切實際的奢望，也許矯枉過正是正常的，很多時候有些問題要經歷鐘擺般的修正，才可以恰到好處。我慶幸谷歌意識到人工智能改寫歷史的問題，現在重新調其雙子座智能系統；而退伍軍人部長亦從善如流，推翻了試圖抹去美國文化象徵的的禁令。然而，如果將任何解決方案都視為不可改變的金科玉律，那麼解決方案便會比原先的問題更糟糕。

2024年3月7日

原載於澳洲《同路人》雜誌

[更多資訊](#)